卷首論語

偉大而艱難的年代

■ 梁燕城

本刊總編輯

我們處在一個偉大而艱難的年代，近期中國發展，極度成功，又極度困難。中國的GDP達世界第二，奧運與世博達空前成就，人民生活大大提高，中國已擠身列強，其富強震憾世界，成為窮國發展的典範。但中國仍有很多難題，貧困階層很龐大，部份城市有暴民衝擊政府，高鐵事件引發很多意見，官員貪腐仍未根除，外國總有勢力煽動分裂，美日和南亞串連包圍抵制中國。

雖然中國仍有這個或那個難題，受到的批評不少，但我要說一句，從歷史評價中國改革的三十年，仍是有極傑出的成就。

我在香港出生和長大，自少閱讀近代史，為中國被外國欺凌而憤激，文革時則為中國人內鬥而哭泣，當改革開始，見中國如此貧窮落後，心中悲痛莫名。當我在美國獲博士學位時，見升起美國旗，忽感無限傷心。因想起自古都是外國人到中國學習，但如今中國貧弱，我們只能到外國留學。於是立志，我們在海外受過先進教育的人，要懷仁愛忠信，預備回國貢獻所有才學知識，使被文革破壞的土地，再生出精神文化的花朵。

一九九三年見西方列強仍在制裁中國，發展很艱巨和曲折，忽感悟一使命，瞭解中華民族百多年有深沉創傷，只有無條件的愛，才能醫治歷史創傷，重建中華民族文化的骨氣與尊嚴，遂決定放下一切外國的舒適，投身建設祖國，建立「文化更新研究中心」機構，回國服務人民，由此去建造社會與文化的崇高價值。從那時開始，我放棄了一個百多萬年薪的機會，從加拿大回到當時仍貧窮的中國，與同胞同行了十八年。

十八年來，我在中國走遍大江南北，從煙波浩瀚的沿海大城市，到西北遼闊的沙漠草原，到西南青翠的崇山峻嶺，我與最草根的農民，城市的民工都交了朋友，也與最高學養的知識份子論學，亦和各級官員交往。我親身體會到中國這段歷史性的巨變。

我見到最貧窮的縣城，因著公路開通，而日漸繁榮。我見到資助的城市民工子女，父母在經濟發展中改善了生活。我見到資助的窮學生大學畢業，變得健康活潑，且願以愛心服務其他窮人。我見到殘破落後的舊城，發展為現代都會。我見到貧寒城鎮開始開發新區，且建四星酒店。我見到新一代的行政與英語水準提高，年青人則奮發向上。我見到大學教授的朋友，由六百元月薪到搬入一百多坪的單位。我見到報刊、媒體及一般人民從小心講話到放膽直言，我見到大學可以自由發表學術觀點，我見到不同宗教間可自由而和諧地對話。

至於官員方面，我們機構曾在十個貧困縣資助過一批一批的學生教育，從未有一個官向我們要求過賄賂，而且我們對捐款嚴格監控的要求，官員都做得很好，我們可以連

續八年跟進資助同一批同學，直到大學畢業，從沒受到任何困難。我們認識了近百位縣級和慈善部門官員，只見過兩個壞官，一位是官權至大，為保權力而不擇手段，一位毫不理學生的苦難，只顧自己。但我見到七成是優秀官員，如百色縣和龍勝縣的副縣長，聽到學生傾吐苦情，都熱淚盈眶，武宣縣一位政協主席，帶我到鄉下，車到中途，見到道路被亂石所阻，和我一起跑出車，與村民一起搬石頭。當然，中央的部級與局級高官，或政協委員，更是有學養，對中國的發展中的難題十分清楚，坦率討論，毫不隱瞞。這些都是愛人民的官，報上所讀到的貪腐或濫權官員，原來只是少數。

我們的「文化更新研究中心」在九八年曾資助廉政研究，與上海復旦大學及政府部門合作，促進加拿大和中國交流，探討如何建立反腐制度，特別強調獨立審計制度的重要。十多年過去了，知道中國雖仍有官員貪腐，但政府已在建立較建全的審計制度，每年都有紀律或反貪部門到地方監督公款運用的資料，而每一官員都要年年填表申報財產。如今的監督制度使直接貪污相當不易，起碼我知道，中國反腐是認真的。

二〇〇一年開始，我有機會到中央反映意見，至今我寫了三十多個建議書，交國務院或黨中央統戰部，反映在草根民間所見的疾苦，及制度上可改進的地方，內容包括教育、醫療、文化、政制、貧民改善、對外關係、尊重人權、宗教自由等，每篇都真誠講真話，我發覺中央官員都是認真地聆聽，且有坦率而自由的討論。事後七成建議的範圍都有改進，我因此知道，中國對和平與善意批評的大門是開放的，可惜今日海外一些人只懂惡意謾罵，那對中國是一點幫助都沒有。

多年來以深情冷眼默默在旁觀察中國，整體由殘破落後轉化為更新先進。評價中國，必須將當今中國與從前的中國比較，我們見過從前中國的苦困，也從歷史讀到百年來民族的敗落，因此就會珍惜如今的安定富足。過去祖國富強原只是個夢，但今已美夢成真。

中國社會當然仍面對很多難題，今見人民在網上對社會事件、政策處理、辨事透明度等批評聲音不少，也有不同的人要求爭取各種權利，這正是由於公民社會已形成，而自由空間也在擴闊，那是中國走向先進社會的現象。正是社會更進步，才會如此。

目前真正令人擔心的，是人心靈在物質華麗的侵擾下，越來越腐爛，越來越失去良知，如老子的講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」。及耶穌所講末世時人要謹慎，「恐怕因貪食醉酒，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了你們」。當人被紙醉金迷的利欲世界所控制，就會失去人格和靈魂。這真需要耶穌所講的：「你們要謹慎」，及儒家所講的「戒慎恐懼」、「君子慎其獨也」。

中國的成就是偉大的，但其危機是在市場世界中失去靈魂，重建民族文化靈魂比一切更艱難。這是一偉大而艱難的年代，但我仍相信中國人將必克服難題，包括人民貧婪、官員濫權與社會腐敗的問題，走向民主、法治、均富及有仁愛價值的美好的未來。

本人在中國從不做生意，也沒有賺取過利益，沒必要討好中國，只是在一個心繫民族憂患的海外知識份子看來，中國困難雖多，但不要失望，中國人整體已盡了努力，也做得很好。盼望官員和知識份子能成為人民的僕人，為中華民族文化開創未來。